



回到那些唱军歌的日子

■ 高 扬

2018年,我的嗓子坏了再也唱不了歌,看见别人唱歌嗓子总是痒痒的,情不自禁地怀念当年在部队唱歌的日子。

打小我就非常喜欢唱歌,无论是音准、音色,还是节奏方面都还可以。尤其唱到高音,空腔的共鸣声还是很响亮的,听歌的人说有穿透力。1972年12月,我带着喜欢唱歌这点爱好,参军到了东海舰队舟山某部队。

教唱歌在20世纪70年代,是部队很普遍的现象。那时部队没有电视,文化生活单调,唱歌就成了受欢迎的文娱活动。唱歌也是我军的优良传统。当年我们的军队就是唱着“工农兵联合起来”开展土地革命;唱着“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”消灭日本侵略者;唱着“向前、向前、向前”解放了全中国;唱着“雄赳赳气昂昂”打败了美帝野心狼。嘹亮的歌声,伴随着人民军队所向披靡,从胜利走向胜利。

战士爱唱自己的歌,军旅歌曲是首选。阎维文、郁钧剑等许多军旅歌唱家的歌,战士们爱听爱唱。教歌场地不限:陆勤部队有的在饭堂,有的在学习室;舰艇部队由于受空间限制,有的在住舱,有的在甲板,也有在码头。总之由各单位的实际情况决定,一般每周安排一到两次教歌。

由于我喜欢唱歌唱得还行,因此在基层教歌成了我分外的任务。即使担任连队指导员、教导员、政治处主任,我都依然教过歌。教歌首先是一件轻松容易的事,如果方法不当,费了老鼻子劲还达不到好的效果。每教唱一首新歌之前,我都要作充分的准备。一是熟悉新歌。不仅要唱会、唱好,还要理解歌词的意义,把感情糅进歌中。二是在纸张或者黑板上把歌曲抄写出来,便于大家学唱。三是找几个文艺骨干听我试唱,听听他们的意见和建议。为了教歌我会唱出了三段教歌法:首先,示范演唱。把要教的歌先演唱一遍,让大家熟悉并喜爱,学起来更有劲头。有趣的是有时示唱完毕,大家意犹未尽,要我再唱别的歌,非要唱了几首歌之后才转入教歌,教歌成了“独唱会”。不管怎样,只要战士们开心,我就高兴,我就快乐地唱。然后,教唱。一般情况下简谱教三遍,歌教三遍。在教的过程中,不时请唱得好的和唱得不太好的单个示唱并点评。结果,唱得好的更加努力,唱得不太好的不敢懈怠。最后,合唱。先分部门或班排唱,然后全体人员共同唱,最终达到比较满意的效果。

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在基地汽车司机训练连当指导员时教歌。训练连有三个驾驶排和一个修理排,加上连部有二百多人。每次在大教室教唱歌时,大家情绪高涨,不仅学得快,还唱得好,尤其是最后的大合唱,声浪震耳欲聋简直要把屋顶掀翻,引得隔壁工厂的工人纷纷从宿舍探出头来察看。

在教歌的过程中,还针对海军的特点和不同时期的任务挑选歌曲教唱,把教唱歌同扎根边防、提高战斗力结合起来。

我在舟山服役期间,先后爆发了1974年西沙之战、1988年南沙之战和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。尽

管不在我们的防区,但部队都进入了等级备战,随时准备参战。在紧张备战的日日夜夜,各部队的教歌没有停下来,除了教唱新歌还唱老歌。《人民海军向前进》《英雄赞歌》《我的祖国》等许多爱国爱家激励斗志的歌曲,响彻军营、响彻军舰,唱得人热血沸腾,激情澎湃,好像到了前线上了战场,极大地振奋了军心!

1975年,海政文工团大批文艺工作者到基层采风、体验生活。我们中队来了一位海政话剧团的女创作员方老师,她是江西人,老红军的后代。平常跟我们一起出海执行任务,一起训练学习,还经常帮厨做饭。她看我歌唱得不错,关心地对我这个小老乡说,将来有机会找个老师教教你。没多久机会来了,海政歌舞团来舟山慰问演出。

一天下午,方老师急匆匆地对我说:“咱们赶紧去招待所,我和胡宝善、梁长喜老师说了好,让他们教你唱歌。”胡宝善是海政歌舞团著名的男声歌唱家,由他作词、作曲并首唱的《我爱这蓝色的海洋》风靡全国。梁长喜是海政歌舞团著名的男高音歌唱家,代表作有《西沙,我可爱的家乡》。欣喜若狂的我赶紧和方老师一道往招待所奔。

一推门只见他们正在练声,望着心仪敬仰的歌唱家我紧张得不行,赶紧跑上前向他们敬礼致意!和蔼可亲的胡老师、胖墩墩的梁老师对我连声说,别紧张、别紧张。方老师把我情况向二位老师介绍之后,胡老师随即让我唱首歌给他们听听。我紧张地唱了《红星照我去战斗》。歌罢,二位老师还鼓了掌。本来我唱这首歌就憋得满脸通红,这下羞得更红了。胡老师说唱得不错,嗓音先天条件好,有再提高的可能。关键要掌握好发声方法,并摸着我的胸膛让我呼吸,然后笑着对我说你是胸部吸气,发声方法不对,应该腹式吸气发声。随即让我摸着他的腹部,感受他的呼吸方式,只见我一吸气本来就圆粗的腹部一下膨胀得更粗了,让我惊讶不已。他幽默地拍拍腹部说:“这就是手风琴的风箱,苏格兰风箱的气囊,输出持续强劲的气流,保证歌曲完整轻松地唱好。”形象幽默的几句话让我醍醐灌顶,茅塞顿开,一下子找到了努力的方向和途径。梁老师夸我的高音音色不错,也要我掌握正确的发声方法,要尽量放松不要紧张。二位老师还给我讲了一些方法和鼓励的话语。由于晚上他们还要演出,只能连声道谢匆匆告别。

第二天下午我又赶到招待所,再次聆听了他们对我的教诲和要求。由于时间紧、演出任务重,他们没法再教我了。二位老师平易近人,风趣幽默,热心认真教我这个新兵蛋子唱歌,尽管时间不长,却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。许多年后我在北京参加海军后勤部党代会,晚上观看海政歌舞团专场演出。梁长喜老师连唱三首歌,赢得台下阵阵掌声。其间,我到后台找到了梁老师,提起当年在舟山基地跟他和胡老师学唱歌的事,他立刻记起来了有那么回事,并热情地鼓励我唱歌的爱好不能丢。

后来在战友的介绍下,我跟长影厂“文革”下放

在舟山地区文工团的男高音歌唱家吴影(电影《冰山上的来客》插曲演唱者)学了一阵子唱歌,再后来因上军校离开舟山,学唱歌就中断了。

当年寡淡的文化生活,使得部队各级非常重视战士业余演出队和篮球队两支队伍的建设,经常开展文艺汇演、篮球比赛;经常上高山下海岛,为一线官兵送戏送比赛,活跃和丰富基层的文化生活。

在海军舟山部队服役期间,我先后多次参加基地、后勤部战士业余演出队。演出队的目标非常明确,上岛、进码头为一线官兵演出。舰艇部队在海上执勤,训练每年平均200天,有的高达300天以上,执勤任务非常辛苦。当年苏小明演唱的《军港之夜》,给与风浪搏斗返港的官兵带来极大的慰藉,这种感受是一般人体会不到的。守岛部队因为环境特殊与外界隔离,白天兵看兵,晚上看星星,有时连续遇上几个台风,补给船来不了,只能吃酱油拌米饭,生活艰苦、枯燥。有的战士服役三年没有出过岛,第一次出岛就是背着行李退伍回家。

有一年是个大冬天,我们到一个小岛演出。由于小岛没有码头,只能乘坐登陆艇找个比较平坦的滩涂登陆上岛。几十吨重的小艇在海上抗风能力不强,稍有风浪就摇摆不定,极易晕船。为了抓紧时间,大家在小艇上化妆,开始还有说有笑,随着到了外海,风浪越来越大,小艇在波峰浪谷中不停地摇摆起伏,许多人晕船了,舱室里只剩下呕吐声和机器轰鸣声。经过艰难的航行,小艇终于靠岛登陆了。

小岛上没有居民,常年驻守着海军一个高炮连。在全是石头和茅草的岛上,除了高炮阵地和几排平房,几棵小树稀稀拉拉地挤在石头缝里顽强地生长,一条简易公路伸向登陆点。平时很少有外人上岛,听说我们要来,战士们非常高兴。他们戴着棉帽、穿着棉大衣,早早地就在凛冽的寒风中列队迎接我们,个个脸上挂着无比的惊喜。

演出地点设在饭堂。看得出来连队尽其所能用标语、红旗、彩灯布置得像过节一样喜庆。小饭堂没有候演区,演员们只能在台下和战士们坐在一起,轮到谁的节目谁就上去表演。上场时鼓掌、表演时鼓掌、下场时又鼓掌,整个晚上战士们都在不停地用力鼓掌,尽情地表达他们的热情,冬夜里的饭堂暖意融融。演员们一扫晕船带来的难受,打起十二分精神,忘情地投入到演出中。作为独唱演员的我也不知道唱了几首歌,声音沙哑了依然在吼,就是感到非常痛快!为了表达我们的敬意,还临时加演了几个小节目。

演出结束后,连队领导紧紧握着我们领队的手一再表示感谢,战士们也挥舞着鼓红了的双手与我们依依惜别。我知道,当我们离开后小岛就要恢复往日的平静,官兵们又回到单调和枯燥的训练学习生活中。我望着这群默默坚守、无私奉献的战友,崇敬之情油然而生。看起来是我们给他们送温暖,其实,他们才是给千家万户送去平安、幸福、温暖的人!



一蓑烟雨任平生

■ 邱益莲

人生不得意者十有八九,但在众多不得意的人中,能把苦难也过成诗意的却恐怕有一二。而这一二人中,苏轼可以冠首。

苏轼是中国文化史上全才型的人物,诗、词能为豪放派领袖;文、赋能撑起唐宋散文的一片天,成为八大家之一;书、画在北宋也是一大家。他是中国的文化巨人,但是,他因为为人的“不合时宜”,一生屡遭贬谪,受尽磨难,但在苦难中他随遇而安,苦中作乐,一蓑烟雨任平生。

苏轼20岁离川赴京赶考,嘉祐二年(1057),参加殿试中乙科,赐进士及第。嘉祐六年(1061),24岁的苏轼应中制科入第三等,授大理评事、签书凤翔府判官。一出道就受到朝廷器重,20多岁就名倾朝野,按此发展势头,政治前途一片光明,偏他遭遇革新的浪潮,因着对社稷苍生的强烈责任感,他总是对新政的过头做法提出异议,诗文中也时不时说上几句,最终为自己招致了几乎是灭顶之灾。起因,熙宁四年(1071)苏轼上书谈论新法的弊病,招致宰相王安石的不满,为了避祸,苏轼主动要求出任地方官,先后到杭州任通判,密州、徐州、湖州任知州。今天杭州的苏堤就是苏轼在杭州任上疏通西湖淤泥而修建的工程。“水光潋滟晴方好,山色空蒙雨亦奇。欲把西湖比西子,浓妆淡抹总相宜”这首流传千古、为西湖添色增香的诗,就是在杭州任上写的。在杭州任所,苏轼磨练成一位水利专家,在密州则是成了一位治蝗专家。刚到密州,这个贫穷落后的地方正闹蝗灾,苏轼还没来得及和在济州任地方官的弟弟苏辙团聚,就立即投入了治蝗大战,他亲自拿着火把下田驱逐蝗虫,带百姓上山祈雨。地方百姓需要苏轼这样的好官,苏轼在地方一展拳脚,政绩卓著,理想和豪情直上云霄。在密州,他不仅写下著名的怀念亡妻之作《江城子·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》,一句“十年生死两茫茫”,写尽伉俪情深、岁月流转无情;还写下了豪情万丈的《江城子·密州出猎》,“老夫聊发少年狂,左牵黄,右擎苍,锦帽貂裘,千骑卷平冈……持节云中,何日遣冯唐?会挽雕弓如满月,西北望,射天狼。”正逢中年的苏轼,满怀兴国安邦之志,豪情和狂气一下拔高了词在当时文坛的地位。

密州任上的豪情依旧,可是灾祸却向苏轼步步紧逼。迁徙湖州任上,按惯例苏轼向朝廷上了谢表——《湖州谢表》,表中有“知其愚不适时,难以追陪新进;察其老不生事,或能教养小民”的话,引起朝中新党势力的群起攻击,御史中丞李定、监

察御史里行舒亶、何正臣等人,摘引苏轼《湖州谢表》中的片言只语和他的二十余首诗,上书弹劾苏轼,说他毁谤朝廷,谩骂新党,要求对苏轼“大明诛赏,以示天下”,苏轼被打入死牢。这就是著名的“乌台诗案”。后经多方营救,死里逃生的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,四十多岁的人生,政治上是再难看到曙光了。此后的余生,该干什么呢?

赤壁古战场,曾经多少英雄,而今安在哉?也许是看穿人生的无常,世事的飘忽,苏轼的人生态度发生了惊人的转变,他放下一切虚荣,安时处顺于当下。没有俸禄,连吃饭都是问题,他就在黄州东坡亲自种地自给自足,还得一美名——东坡居士。学而优则仕的儒家观念里,万般皆下品,惟有读书高,而饱学之士苏轼却东坡躬耕,且乐在其中,彻底放下士大夫的身段,在当时不可不说是一种勇气。尽管生活虐他千遍,他却对待生活如初恋。在回归乡野土地的日子,苏轼开始研究美食,“东坡肉”就是他的首创,他在《食猪肉》里写道:“净洗铛,少着水,柴头窨烟焰不起。待他自熟莫催他,火候足时他自美。”做豆瓣,也以诗记之:“地畦春糲如玉,沙瓶煮豆软如酥。”野菜香椿、荠菜、青蒿,他不仅做出了盐腌蔓菁、荠菜蒸白鱼、青蒿凉饼,而且还饶有趣趣地写成诗:“蔓菁缩根已生叶,非芽戴土拳如蕻。烂蒸香芋白鱼肥,碎点青葱凉饼滑。”

苏轼的诗歌有很大一部分是和吃有关的,而讲食材的诗文竟达千余篇,流传后世的东坡菜肴就有六十多道,东坡肉、东坡鱼、东坡饼、东坡肘子、东坡豆腐、东坡羹等都家喻户晓,他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古代美食家之冠。

黄州的官俸买不起酒,生性好饮的苏轼就亲自酿酒,尽管第一次酿酒酸涩难饮,苏轼却乐在其中,还作《饮酒说》。苏轼是著名的书画家,住在雪堂时,来求字画的人络绎不绝,有人用纸墨砚交换,有人带酒来交换,苏轼将别人送的不同酒都倒在一个大坛子里,并戏称“雪堂酒樽”。歪打正着,他成了我国第一个调制“鸡尾酒”的人。黄州本是苏轼困苦人生的起点,尽管身处逆境过着极为贫贱的生活,他硬是把苦难活成了诗情画意,也把自己锤炼成可敬可爱之人。

除了营生和美食,月夜的江上泛舟,承天寺的漫步,他寻得了心灵突围之口,《赤壁赋》《赤壁怀古》等大量优秀作品在黄州诞生,他不再有“聊发少年狂”的狂气,但对人生得失有了清醒、豁达的认识,对功名富贵看淡,对生活当下、热爱生活更加努力,让苏轼形成了文学上的旷达之风。黄州,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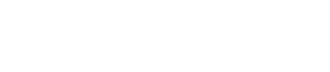
苏轼化解人生的起点,也是他文学腾达的开端,因为黄州,他已磨练成处变不惊,一蓑烟雨任平生的从容。

黄沙道中遇雨,雨具皆去,同行者都狼狈不堪,唯独苏轼在风雨中反而劝慰同行者,“何妨吟啸且徐行”。在苏轼看来,“竹杖芒鞋轻胜马,谁怕!”经历过生死博奕,再得黄州四年的历练,对苏轼而言,人生的风风雨雨,可以等闲视之了,一个人连生死不惧,还有什么可怕的呢?政治上再险恶,只要危言危行,就可以一蓑烟雨任平生。

后来苏轼被贬到岭南,那是一个“岭外音书绝”的南蛮之地,穷山恶水,瘴气盛行,很多先贤被贬岭南时,都忍不住抒写愁苦哀怨,就连唐代著名宰相李德裕被贬岭南时,也吟出“愁冲毒雾逢蛇草,畏落沙虫避燕泥”的悲苦之音。可是,苏轼却独具慧眼,发现岭南的种种好客,一曲《惠州一绝》:“罗浮山下四时春,卢橘杨梅次第新。日啖荔枝三百颗,不辞长作岭南人”,对水果丰富的岭南进行了真诚地赞美,而且表示心甘情愿“长作岭南人”。苏轼的这种豁达,源于他对生活的热爱,对人生的淡定从容。

苏轼的人格魅力就在于他的豁达奔放,进退自如。入世他是贤臣,避世他自风流。尽管他有“乘风归去”的念想,但是他也清醒“何似在人间”;因为“高处不胜寒”。为百姓做实事,为先生研究美食,为灵魂摆渡写诗著文,在美食中超脱苦闷,在追求灵魂的自由中放下人生的种种苦难,他是生活的不倒翁。

一个人,如果始终保持对生活的热爱,始终保持对世界的好奇,就是“一蓑烟雨”亦可“任平生”。



从蔡澜的夸张说起

■ 陈林森

香港著名作家、美食家蔡澜的作品,千姿百态,风情万种,而写的内容十分家常,也不是所有题材都让内地读者感兴趣,但他涉笔成趣,行文洒脱,他的老辣和谐趣,看似没有约束的风格,其实纵横捭阖,臻于化境,不是一般作者想学就能学到的。

这里只说蔡澜的夸张。

请看蔡澜《陈茵茵菜谱》中的一段文字:

闽南人吃的,台湾相承,提起什么红粿糯米、蚵仔煎、卤肉饭等,一定是福建菜。其中代表性的,就是我最爱吃的润饼了。陈茵茵说她会做,我也一直想到她家去吃,但就那么不凑巧,相约数次,都因大家忙而从来没有试过她的手艺。

在另一次旅程中,她告诉我:“不要紧,做法我会写成书的。”

大少奶奶,出什么食谱呢?正在那么想,书已寄到,名叫《家传滋味》,王陈茵茵著,由圆方出版,印得非常精美。(引自《红颜知己》,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)

这里说的“正在那么想,书已寄到”,便是一种涉笔成趣的夸张。作者无非强调陈茵茵的多才多艺,不但是美食家,而且是能挥笔成书的写手。如果老老实实在地写,该是:不久的以后,陈茵茵就把她写的食谱寄来了。如果再老实一点,就按照手机的记录,道是:一年零两个月以后,书果然寄到了。那就显得太平实,好像是记日记,或者是向太太报账。现在经他一夸张,这个陈茵茵果然了得,不但手艺高超,而且才思敏捷,说写书就写书,简直倚马可待,一挥而就。不但有趣,还有点小说的笔调,给人“说时迟,那时快”的紧张感,使读者保持兴奋状态。难道是真的神速到如此这般吗?当然不是,这就是“写作不能太老实”(乔叶语,刘庆邦也说过类似的话)的例子。

在文学语言中,夸张的作用比我们想象的要大。《文心雕龙·夸饰》论述夸张的意义和原则时说:神道难摹,精言不能追其极;形器易写,壮辞可得喻其真。“精言”就是精细的描写,对客观事物亦步趋,不过是对“形器”的描摹,难以摹写“神道”(事物的真谛和神髓);“壮辞”就是夸张,通过有力的夸张,读者更能理解事物的“真象”。

我国蒙古族作家鲍尔吉·原野说陈钢(中国当代著名作曲家)的母亲回忆陈钢的父亲陈歌辛在安徽劳改时的情形,“瘦得只剩一条鼻梁”,心酸而又传神。鲍尔吉·原野更指,有人从事文学创作,一辈子也写不出这么一句话。(引自《新民晚报》2014年4月3日)

韩寒在小说《三重门》(作家出版社2000)中说到镇上的中学有两个理科尖子,获得了全国数学竞赛的大奖,轰动了全镇,韩寒说的是:“消息传来,小镇沸腾得差点蒸发掉,学校领导的面子也顿时增大了好几倍。”韩寒肯定不是很“老实”的作家,凭这句话就可以领略韩寒挥洒的才情。

以上这些例子可以很好地说明有关夸张的知识。韩寒的句子属于最常见的“扩大式夸张”,把事情往大(高、远、重、深)里说,越大越好;鲍尔吉·原野举的例子属于“缩小式夸张”,把事情往小(低、近、轻、浅)里说,说得越小越好。那么,蔡澜的例子,就是所谓“提前式夸张”。这些都是初中生都知道的常识。

窃以为,除了以上三种课本上都会介绍的夸张类型外,还有一种一般修辞书都没有谈到的,可以称之为“悖理夸张”。它既不是扩大或缩小,也不是提前的夸张,而是违背常理、表面看来甚是荒唐的奇谈,实际上是对事物描写的“追其极”的渲染,将事物的某一特征推向极端,从而更好地突出该属性,却决不会误导读者的认知。普通的夸张仿佛是在同一时空范畴的努力,或者在空间上扩大、缩小,或者在时间上提前,而悖理夸张则仿佛穿越到了不同维度的另一个世界,更加增强了形象的陌生感,增添了艺术的魅力!

以例为证:

①父亲在我晚事后,总是跟我说,原来是没有我这个人的,是他一而再、再而三地要求母亲再生一个再生一个,才有的我,所以他特别钟爱我,用他的话来说,我是他掌上的明珠、园中的花朵。这句话,父亲常常挂在嘴边,使得全村的人都听到了,连村里的鸡鸣猫猫狗狗们也听到了。(陈峰《少年时光一支箭》,《散文选刊》2017年第9期)

所引最后一句话就是悖理夸张。如果是普通的夸张,该说成:甚至全县、全省的人都听到了(扩大式)。但如果这样说,反而会引起误解,以为真的全县(乃至全省)的人都听到了。而将夸张的对象投射到鸡、猫、狗身上,效果就迥然而异。读者当然不会信以为真,无非是要把话说到极致,目的还是为了强调“全村的人都听到了”,因此,鸡、猫、狗的范围被特别限定在“村里”;同时,字里行间顿时产生一种俏皮感,行文就不那样平板。反过来,如果不是为了追求修辞效果,而恪守语言经济的原则,只信奉“辞达而已矣”的教条,这句话完全应当删去;但恰恰是这句话给全段文字涂抹上了亮丽的文学色彩!

②回到营房没几天,阙尽染就打电话来了,说星期天她和安晚莘到特务连来玩。我问玩什么,阙尽染说,有什么好玩的我们就玩什么,反正不玩你。我说我们是战斗连队,连耗子都是公的,你们来了不方便。(徐晋祥《特务连》,长江文艺出版社2021)

“连耗子都是公的”就是一个悖理的夸张,因为这不是事实,也不符合自然界的规律。如果实话实说,只能说成“全是男的”,实则实矣,但这就像是一个腼腆的新兵扭扭捏捏说出来的,不能反映真实的军旅生活和热烈的战士情怀,也不能和上文女兵的玩笑话前后照应。



● 12月6日上午,由市文明办、市文联主办,市文志协、市舞协承办的“强基工程”市文艺名家公益讲堂“戏曲舞蹈身体语言中的国风舞韵”讲座在九江学院艺术学院举行。讲座以中国古典舞美学为观照,通过形与神、情与境、阴与阳的美学范畴,分析与探究隐秘在戏曲舞蹈身体语言的美学品质,以及与九江本土文化的融合。

● 12月10日下午,省文联党组书记饶利萍一行来我市实地调研白鹿洞书院、长江国家文化公园(九江段)等地。

● 12月14日,由市文明办、市文联主办,市文志协、市美协、八里湖街道畔湖社区承办的“弘扬好家风,传承好家训”主题书画活动举行,翰墨飘香岁冬暖,温馨和谐写平安。

● 日前,江西省文联下发通知,2023年我省11人通过评审,具备艺术系列(新文艺群体)中级专业技术资格。我市廖璇、付晓敏、余小平、平俐、邹志华5名艺术家获评艺术系列(新文艺群体)中级专业技术资格。

(张小莉 吴刚 余细亮 供稿)